

张琦:笔下钟馗惊鬼神

闫子英

张琦,字十足,号墨炎,观教堂主人。出生于 1965 年,鹿邑县观堂镇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在当代画坛,张琦以善画钟馗著称,素有“钟馗张”之称。他画的钟馗以笔传神,用笔大胆谨慎,豪放而不粗流,洒脱而不漂浮。清丽的笔锋勾勒出苍劲的气势,墨不泼而画面自然浓厚。张琦以他的笔墨艺术道出了钟馗的别样人生,画出了钟馗的形、神、韵,成为当代画坛的一枝奇葩,成就了钟馗画一个新的高度。

钟馗画是历代画家热衷描绘的一个永恒主题。传说自大唐画家吴道子画钟馗画以来,钟馗就成了书画家争相传颂的对象。在史上众多的画家中,吴道子作为钟馗画的首创者,其成就 1000 多年来无人能及。至现代又有范增王者

之气的钟馗,继之有画家张琦另辟蹊径所画的钟馗系列形象。不难看出,钟馗画经历了一个从吴道子到范曾再到张琦这样一个发展轨迹。

传说唐朝时期,皇帝玄宗在一次外出巡游后得了重病,用了许多办法都没有治好,皇帝非常着急。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鬼偷走了他的珍宝,皇帝愤怒地斥责小鬼,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带着破帽子的大鬼,把小鬼捉住并吃到肚子里。皇帝问他是谁,大鬼回答,臣本终南山进士,名叫钟馗,由于皇帝嫌弃我长相丑陋,不录取我,一气之下我就在宫殿的台阶上撞死了,死后我就捉鬼。

唐玄宗醒来后病就好了,于是他命令画家吴道子把梦中钟馗的形象画了下来。由于这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位狂热

的道教信徒,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钟馗捉鬼之神的地位逐渐确立。

钟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君。古书记载他是初唐长安终南山人,豹头环眼,铁面虬髯,相貌奇异,然而却是位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人物,平素正气浩然,刚正不阿、待人正直、肝胆相照。

吴道子作为钟馗画的首创者,也把钟馗画创作推向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吴道子多才多艺,人物、佛道、鬼神、山水、花木等无所不能,有“冠绝于世,国朝第一”之誉,号称“画圣”。

当代画家范曾以画人物闻名,范曾生于 1938 年,他的作品“以诗为魂、以书为骨”。这是范曾作品的显著特色,是他几十年创作的体味和总结,也是他为中国画提出的箴言。范曾善画钟馗,古

之画师笔下钟馗每多苍面谲貌,而有王者之仪容者,独有范曾先生笔下可见。如《钟馗束妖图》中的钟馗束妖于杖头,回头看苍茫天宇,意犹未尽。画上范曾先生题“历代画家写钟馗之异趣”,最后题“画家与钟馗之缘,一何深耶?”

范曾之后,则有当代画家张琦执钟馗画之牛耳,纵观张琦的钟馗系列画作,既笔墨淋漓、洒脱大气,又笔触细腻,充满人间温情;既诗意盎然,又书体苍劲有力;既有范曾的诗馥书骨,又另辟蹊径,特立独行,在当今书画界有很高的知名度。

吴道子则远去,范曾如日中天,张琦风华正茂,古今三位画钟馗画的大师,各有千秋,独树一帜。

笔者期待画家张琦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再创辉煌。

龙湖畔边思曹植

顾永磊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赞美西湖的诗句众人皆知,“惟有柳湖万株柳,清阴与子共朝昏。”苏轼描写龙湖的诗句,却鲜为人知。龙湖比不得大名鼎鼎的西湖,但淮阳人总是自豪地与西湖相比,龙湖虽没有西湖那般群星璀璨、历史名人荟萃,比不上西湖浓浓的历史人文积淀,但三位诗家仙才曹植、李白、苏轼皆为龙湖留下了名篇佳作,被誉为“一代诗宗”的曹植也长眠在龙湖畔边。

沿龙湖南行两公里,一片杂草丛生的田地中突兀起四座荒丘,其中最南端一座最高的荒丘上面长满了杂草和不知名的野树,这就是曹植墓。没有阔气的牌楼、高大的墓碑、茂密的古柏,仅在杂草间藏着一个小石碑,上刻“思陵冢”,这便是曹植的归栖之地。墓周边是葱郁的田野,远处零星的房舍更衬托得他突兀高大、孤独苍凉。荒丘上面布满了千疮百孔的盗洞,由于缺乏管理,上面长满了荒草和小树,满目疮痍,联想到西湖周边众多名人坟、墓、碑、塔,以及亭、台、楼、阁,如何比拟?

从小熟知的《七步诗》让曹植才华横溢的形象定格在我幼小的心灵,从《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中

可以看到一个踌躇满志昂扬奋发的曹植,《洛神赋》中与洛神相遇,两相爱慕却隔于人神殊途未能交接而心怀悵悵的悲情故事,让他在文艺圈里吸粉两千年。曹植狂放不羁、恃才傲物,他洒脱、率真的形象深受世人喜爱,南朝文学家谢灵运就是他的“死忠粉”,赞道:“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因此而生。

文辞华丽的《登台赋》句句锦绣,字字珠玑。细细品读,曹子建绝不是弱不禁风的那种文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天山”,透过雄健的笔力,我们看到曹植渴望亲临战场用利剑挥洒豪情、不惜以身报国的悲壮情怀。作为纯粹的文人,他没有政治家的深沉、稳重与专注,又放不下文人的激情、浪漫与放荡,纵然才华横溢,却也免不了在政治斗争的激流中被卷入黑暗的漩涡,空有报国之心却无法施展。

自以为是懂子建的,恃才傲物、狂放不羁、任性而为的官二代形象已在脑海中立格。事实上,他的内心是善良的。翻阅他早期的赠答诗歌可以看出他极富同情心,作品中表达了对百姓疾苦的同情。曹植写亲情的作品相当多,像

怀念自己早夭女儿的《行女哀辞》,为侄子写的《仲雍哀辞》,为曹丕写的《文帝诔》。言为心声,这些作品并非应时造作之文,而是世人不懂子建。他不仅是个内心很柔软的人,更是极其注重家庭、亲人感情的人,在他的心中有大爱,家庭感情、兄弟之情高于政治。

在世子之争失败后,曹植的人生航向标已经发生了逆转,告别了昂扬奋发的人生阶段。十二年中,他先后三次被驱赶外出、辗转各地、颠沛流离,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和浓浓的悲愁中,但他的内心仍充满了希望。曹■继位后,他多次慷慨激昂地上书,渴望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看到这样笔力雄健、充满战斗欲的文字,很难想像出自文质彬彬的曹子建之手,且是在颠簸流浪时所作。文采斐然、金句迭现的背后,浸透了他多少酸甜苦辣,又隐藏着他内心怎样的苦闷和渴望。

公元 232 年的新年,曹植从山东东阿被驱封陈郡为陈王,这是他走出政治中心颠沛流离的第二十二年,他的思想一直被牢牢禁锢,没有走出建功立业的梦幻,屡次上书给他孤苦的人生屡添败

笔。颠沛流离并没有浇灭他内心的希望,初到陈地,一篇《改封陈王谢恩章》慷慨激昂,以笔表忠心。此时的曹植置身古老的陈地,探寻伏羲、神农的宛丘古都,先后写下了《伏羲赞》《女娲赞》《神农赞》等诸多篇章。

陈州大地松风如吟,龙湖水波浪如歌、鸟语虫鸣、月流似瀑。作为纯粹的文人,曹植置身陈地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岂能不陶醉于诗意的生活。此时的子建荡舟龙湖、对酒当歌,挥笔而就美文《芙蓉赋》,“览百卉之英茂,无斯花之独灵”的佳句流传千古。游龙湖赏荷花、种豆锄草、吟诗作赋,此时此景,经历了十二年颠沛流离的子建是否想到了优雅转身,在龙湖畔边建造一片让自己心灵栖息的静修林,岂不超然物外、宠辱皆忘。

子建的骨子里是一个思想正统的人,家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一直坚持内心的抱负,骨子里的清高和自以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跨越心理障碍,即便颠沛流离、体弱多病,他刚强的内心一直支撑着瘦弱的身体。公元 217 年冬季,许都一场大瘟疫导致建安七子中的五人死亡,直接摧垮了建安文学,但瘟疫不仅没有击垮曹植,更坚定了他内心的信念。他从科学的角度写下了《说疫气》一文,描述了“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被瘟疫灭族”惨不忍睹的状况。“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曹植指出“寒暑错时”才导致疫情的发生,他坚持唯物论,指出疫病的发生和蔓延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即人自身的原因,较早记录了通过人为隔离控制疫情的措施。

王侯将相骨子里的家族使命感注定他难以置身事外,十二年颠沛流离的悲苦任凭万亩明净的龙湖水也洗刷不去,纵使置身仙境却难以转身。这年冬天,悠悠的湖水带走了初冬飘落的片片残叶,41 岁的曹植像无根的飘萍,心灰意冷,在郁郁寡欢中一病不起,带着他反复缠绵的寂寞伤痛,带着他的满腹才华郁郁而终,长眠于龙湖畔边。

为政治抱负追求一生的曹植被自己打败了,所有的哀怨、伤痛、悔恨都随他的躯体埋入陈州大地,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作为纯粹的文人,诗词歌赋文章政论书法绘画无所不精的全才,被誉为“一代诗宗”受世人景仰,留给后世文人墨客的,依然是才高八斗、天真率性、狂放不羁、气度不凡的曹子建。

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两知陈州行踪及诗文探究

耿险峰

(接上期)

小园香径独徘徊。予又陈州,晏殊孤旅西园,喜莎、种莎、爱莎,作文《庭莎记》。晏殊《庭莎记》娴雅从容,字字温和圆润,如珠似泪:

盖是草耐水旱,乐延蔓,虽披心陨叶,弗之绝也。予既悦草之蕃光,而又悯卒之勤瘁,思唐人赋咏间,多有种莎之说,且兹地究在崇棠,车马不至,弦轮不设,柔木皆并,难于丰茂,非是草也,无所宜焉。于是,傍西墉,画修径,布武之石,悉为莎场。分命贻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备,援之以丹楅,浇之以甘井,风光西泛,纤尘不惊。

嗟夫,万物之多,万情之广,大舍元气,细入无间,罔不禀和,罔不期适,因承而略用其次。区别而显仁,措置有规,生成有术,失之则败,获之则康,兹一物也,从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城,去两伤

之患,偃藉吟讽,无施不谐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异,平津客馆,寻为马厩,东汉学舍,间充园蔬。彼经济所先而污隆匪一,刳兹近阮。

陈州,一切于晏殊是如此宁静安逸、闲适自然。然而,陈州虽好,终究不是京师之地。出知外郡,长达四年之久,晏殊亦不由在心中萌生出年华迟暮之憾,目随燕影,翠幕生寒,其情闲婉悠然,其愁亦淡如云烟: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晏殊《浣溪沙》)

履职陈州,晏殊“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宋景文笔记》)其所从游者多为文学之士。移知初始,晏殊频频

索寞怅惘,便辟任昔日属臣梅尧臣为“陈州镇安军判官”。辟职陈州,梅尧臣酬唱晏殊,咏物诗、拟古诗等诗篇倍增,诗风亦颇具细密清润,晏殊更是诗材宽广,旧僚宋祁有《和晏太尉西园晚春》《览中丞尚书谏、陈两郡新诗》诗,宋庠也有多首与晏殊唱和西园的诗作存世,可惜晏殊原诗均已佚失。

庆历八年(1048 年),范仲淹从邓州改知杭州,特意转道陈州,来拜望恩师晏殊。那一年,晏殊五十八岁,范仲淹六十岁。范仲淹蒙晏殊荐举登朝入京,感其恩举,其一生恪守门生之数,礼奉晏殊,令闻者动容。在陈州,范仲淹与晏殊饮宴柳湖,相携酬唱,竟忘忘日。临行,范仲淹以诗留别:

曩由清举玉宸知,今竟光荣冠一时;

曾入黄扉陪国论,重来绛帐受师资。谈文讲道浑无倦,养浩存真绝不衰。独愧铸颜思未报,捧觞为寿献声诗。

(范仲淹《过陈州上晏相公》)“从来往事都如梦,伤心最是醉归时。”(《路莎行》)至和二年(1055 年)正月,晏殊去世,谥号“元献”(主善行德曰元,文贤有成曰献),仁宗亲题碑额“旧学之碑”,欧阳修为之撰写神道碑文。

斯人已去,香火传承。据乾隆年间《淮宁县志》记载,陈州城内有“晏公庙,在鼓楼西,宋晏殊三知陈州,民感德,立祠于此。”晏殊“三知陈州”经查为讹记,而文中所言“民感德,立祠于此”,则彰显了陈州人的真实情感。(全文完)

我和宋振中相识于 1995 年的西华县姓氏文化研究会上,相聊多次成忘年交,他邀我参观他的书房,欣赏他收藏的字画。当时他除了读书练字写文章,还要侍候卧病在床几乎不能言语的妻子。书房案头摆放着一本《黄埔军校同学名录》,在 1374 页上有:宋振中,河南省西华县人,第二十一期。他给我讲了他进出黄埔军校及毕业后的经历。

1943 年,宋振中随任军职的父亲,在安徽阜阳的国立二十二高中就读,目睹了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产生了强烈的抗日决心。第二二年秋,宋振中考入黄埔军官学校设在阜阳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军事,属黄埔军校第十九期。当年底,抗日干部训练班撤销,训练班官兵奉命步行一个多月,穿过日军封锁线到湖北省均县的黄埔军官学校第八分校续学。

1945 年 3 月,日军发动豫西鄂北会战。为阻止日军西进,宋振中和全校官兵在襄河西岸修工事,准备与日军作战,守卫河防月余,因日军未敢渡河西进而重返学校。7 月底,黄埔军校第八分校奉命合并到第七分校,宣布宋振中这一批黄埔生为第二十期。8 月,日本投降。10 月,宋振中随第八分校行军一个月,经过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一直走到西安南四十里王曲镇的第七分校,并入黄埔军校第二十一期,宋振中到辐重科深造。

在第七分校他认出了一位同学是同村的金元臣。金元臣知道他是同村又有文化的小弟后,非常高兴,经常鼓励他学好军事,多次鼓励他出国深造,争取到美国军校学习现代化军事。

1947 年 9 月毕业,宋振中被分配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整编三十六师任汽车排少尉排长,后任中尉副连长。

1949 年 9 月,宋振中任第三军军部警卫连连长,时年 21 岁。10 月,胡宗南部队从陕西南下守卫成都。12 月下旬,成都战役打响,在保卫成都外围的部队先后起义的情况下,国民党决定放弃成都,就在部队离开成都西进的第一天夜里,宋振中发现军长盛文携黄金逃跑了,消息传开,全军官兵放下武器停战。

宋振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西南军政大学学习,任连文书、学习主任委员,期间发挥绘画特长,出了不少宣传全国解放的绘画墙报、特刊。

令他想不到的是,在军政大学他又遇到了一直没有消息的金元臣。他告诉我说:“元臣大哥还是和以前一样照顾我,安慰我不要想家,要好些学习、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可是他再也不提让我出国深造的事了。”

半年的学习结束后,宋振中被安排留校工作,但他思念家乡、想念父母,申请回乡。1950 年 9 月,他和金元臣一起回到西华,当了教师。

2013 年,县政协会议期间,我们闭门闲聊。当宋振中讲到小时候在红花集上教会小学时,我捕捉到了一个写作题材:上世纪 30 年代,在西华偏僻的农村竟有教会学校,教师是基督徒,德国、美国的传教士常去那里巡视讲学。这样的第一手地方史料应记录下来,不能人走史亡。我当即由闲聊转入采访。

写稿过程中,我曾两次去宋振家中家补充采访。老人深情地回忆了教会小学师生、同学之间的深厚感情。讲到他 84 岁时联系上 70 年前分别的同学郑雪英时,老人激动不已、为之唏嘘。

郑雪英是跟着父母到红花集上的教会学校读书的。她的父亲郑永田是基督徒,教宋振中班的课。1939 年暑假,郑老师一家离开了红花集。直到 2012 年,机缘巧合,郑雪英与宋振中竟通上了电话,他们都激动得哽咽难语,又相互祝福。以后更是经常电话联系,郑雪英常从天津给宋振中寄书寄药,还给他年幼的孙辈寄送儿童书刊、衣服等。她问宋振中后来学校师生的去向,问学校的房舍是否还在,宋振中一一回答。当郑雪英问及别后的同学时,他答:“咱班除了咱俩,都不在了,年龄最大的潘丙寅同学,参加了新四军,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2014 年第二期的《河南文史资料》刊登了我写的《在教会福音堂小学读书的回忆》。

接到宋振中逝世的讣告,我赶往红花镇刘庄他的旧居吊唁。紧挨大门口外,倚放着河南省黄埔同学会敬献的花圈。

宋振中曾详细给我讲过西华县、周口地区召开黄埔生校友会及成立河南省黄埔同学会的经过。1987 年,西华县第一次召开黄埔军校同学会,宋振中还不到六十岁。他协助县委统战部、县对台工作办联络人员登记造册、起草文件,尽力为召开大会做好准备工作。7 月,健在的 34 名黄埔生在县城第一次相聚。11 月,召开周口地区黄埔军校生校友会,每县去 1 名黄埔生代表,他与县对台办领导与会。西华县当时的黄埔生是全地区的三分之一,会上推举联络员,由宋振中和郟城的一名代表担任。

1990 年,成立了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宋振中和其他 4 名黄埔生代表周口地区与会,后任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西华县黄埔军校生的校友们,每年到县上相聚开一次会,县领导莅会接见。1992 年相聚后,因病因歿而曲终人散,再也聚不起来了。

2010 年,宋振中跟我说:“西华县首次开黄埔同学会后不到一年,奉福镇的宋国忠先走了;成立五年,金元臣等 16 人俱归道山。可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啊。现在所剩 6 人,也不是‘晚霞尚满天’,生活难以自理的 4 人中,有 2 人久卧病榻。最后,他笑着说:‘依我看哪,西华县黄埔军校校友们,再次相聚已为时不远了。’”

10 年又过去了,宋振中作为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已赴道山老友,愿他此别远行一路走好!

张集镇的故事

刘均生

太康县张集镇,古称邱岗集。想当初的邱岗集是按县城的框架建设的,既有东、西、南、北四条主要街道,又有四门、四关、四门楼、四座桥。后来,北关改为韩庄村,南关改为现在的董庄,西关改为小寨,东关改为现在的冯庄村。当初逢集、逢会在东西大街,最热闹繁华的是西寨门口,因为西门有远近闻名的关帝庙和八步三拱桥。

当时,西寨门口的关帝庙规模宏大,庙西侧通南北向的运粮河,河上有一景叫八步三拱桥。关帝庙门前立有三管玲珑石碑,碑座有三个个头庞大的石龟,现在还有一个

残缺的石龟在西寨门口搁着,足有几吨重。后来,三管玲珑石碑修桥用了,三个石龟中的两个烧石灰用了,现在还在那搁着的断头龟由于当时说是灵龟,没谁敢动,就在那歪着。

八步三拱桥也是当时邱岗集一景。西门外运粮河上的八步三拱桥,每拱八步,拱拱都可行船。由于年代久远,黄河不断泛滥,造成河道淤积,河废桥没,八步三拱桥也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如今,西门外的坑塘村民在挖藕时还能挖着船桅杆哩。

张集镇是个古镇,文化厚重,深挖历史,还真有不少故事呢。

黄埔军校生宋振中

李郁